

诗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ZHU XI AND
LEE TAE GYE
POETRY



朱熹与李退溪

李秀雄 著

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

李秀雄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00千字

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500册

ISBN 7-301-01492-9/I·244

(平)定价:4.20元

序 言

韦旭升

一个国家或民族,经过和他国或异民族的文化交流,本身的文化有所更新,发展,步入佳境。——这是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多种这样的交流,就“接受”而言,最主要的是向两种“西方”的学习。

第一种“西方”,是指发端于一世纪(东汉)的向“西天”(指古印度,即天竺)佛教的学习。这股渐趋强劲的热潮从当时的统治阶级、知识界逐步扩散,蔓延,渗透,深入到民间。“西方极乐世界”虽不过是中国净土宗信徒从《阿弥陀经》中接受过来的一种虔诚的幻想,但佛教的实际作用是如此地持久,它结合着我国固有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入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举凡哲学思维、人生态度、宗教观念、文学、绘画、雕塑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都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明显的波及与影响,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变形与变质。

另一种“西方”主要指欧洲。这一种学习也许可以上溯到明末徐光启(1562—1633)向罗马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的学习。它的高潮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来到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迄于今,都处在这一潮流之中。达尔文、牛顿、马克思、托尔斯泰……一个个地进来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精神文化、物质文明,乃至衣食住行,都有了发展,发生了变化。这些存在于眼前的事实,是无庸赘言的。

善于学习的民族,是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我们的海东近邻朝鲜,向来就是这样。千百年来,他们以极大的热忱,以十分辛勤的劳动,大批量地引进了中国文化。这种引进与利用的涵盖面之广阔,时间之悠长,摄取之深入,消化之精细,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应当是名列前茅的。这样一种引进与利用,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加速成长,使之及早开花,结果。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海东学者们早就有所注意,付出了精力,取得了成就。但在中国,似乎还处于开始阶段。

正在这样的時候,地处汉城的建国大学校中文系副教授李秀雄先生,将他的近著《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拿到中国来出版。这部专著是对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一种研究。此书在华出版一事本身,也是历史悠久的既往文化交流的一种继续,很有意义。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的大儒,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这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李滉(1501—1570)号退溪,是朝鲜王朝(1392—1910)时的大儒。以朱熹哲学为代表的理学,在高丽王朝(918—1392)末期传入朝鲜,被称之为“朱子学”,到朝鲜王朝时期而大盛。李退溪就是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世代受到尊崇。现今,汉城有以他的号命名的街道,有退溪学研究院。在那里使用的1000元货币上,印有他的画像。汉城迄今年年祭孔。在以孔子为最高牌位的汉城成均馆的大成殿中,李滉和朝鲜其他一些名儒与孟子、荀子、朱熹等配享。

朱、李两人生活年代相距近四个世纪,都曾在各自的国家面临一个儒学的充实和更新的任务。唐代(618—907)佛教、道教的盛行,和此后高丽王朝(918—1392)佛教的昌盛,都对孔子以来的传统儒学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儒家哲学的本体论上,及其教育、伦理等理论的精密化、系统化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以便

在佛、道的强大攻势下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理论阵地,并适应封建社会和君主政治体制日趋复杂的要求。朱熹是在对佛教明弃暗取的过程中实现了儒学的充实与更新的;李滉则是在他对佛学视而不欲见,听而不愿闻,力求排除佛教干扰的情况下,实现这一任务的。朱熹的理学为李滉提供了一个条件,使这位朝鲜王朝的儒者,不必借重佛学而能以不同的途径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

李滉编写过《朱子书节要》、《理学通录》等书。他对朱熹极端崇敬,努力以朱熹为榜样,吸收其一切成就。于此,他认真到了这个程度,以至于除哲学体系以外,对朱熹的生活情趣也产生了共鸣,从朱诗中受到熏陶。反映在作品上的,就是他的诗歌创作和朱熹的惊人的相似点。

《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这部著作,对这种相似点作了对比。由于书中较详细地列举了两人的作品,中国读者可以从了解到李滉的诗歌成就,而著者本国读者则可以借此接触到朱熹的诗歌,以此弥补他们的诗歌成就为其理学造诣所遮盖的遗憾。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研究,填补了对这两位理学家文学研究的空白。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朱熹诗歌的专著出版。除了他的几首以情景说理的诗(如《观书有感二首》)时而有人提及以外,其他作品鲜为人知。在朝鲜,李退溪的诗则稍有不同的命运。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李退溪的“时调”是必然提及的名篇。“时调”是以朝鲜本民族语言作成的一种短小的抒情诗,李滉一生作了十三首,与他的两千首汉文诗相比,所占甚微。但“物以稀为贵”,在当时朝鲜国语诗歌毕竟较少为文人所创作的情况下,他的这些“时调”,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更有趣的是,这些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与朱熹的《武夷棹歌十首》十分类似,表现出他隐居于美妙如画的山水中潜心于理学的心态。至于他的汉文五、七言

诗作,则和朱熹诗歌一样,被埋在理学成就之下。本书作者把这两位大儒的文学成就加以发掘,予以介绍、对比、分析,对于关心心理学的哲学家和从事古诗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的研究者,都是件有益的事。

哲学理论著作诉诸于“理”,而诗歌文学则主要诉诸于“情”。“情”与“理”都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两个侧面,难免有时彼此渗透,互有影响。在“情”与“理”、生活情趣与理论观点、诗歌作品与理论著作的关联研究中,人们可以分别加深对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书所涉及的,可能有助于此类问题的探索。这是其一。

朝鲜历代士人学习中国汉文典籍成就之高,是为朝鲜本国人所熟悉的。但中国人于此大多不很清楚。这本专著或可使中国文史哲方面的学者一开眼界。通过书中所列举的诗例及相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儒学者在向中国文化的学习中,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这是其二。

朱熹哲学本身含有源于印度的佛教的影响,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水波冲激下形成的一块卵石。退溪哲学则是以此种交流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的又一种中外交流的产物。印度哲学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原定居后,又隐藏在朱熹哲学中跨过渤海而在海东产生出了种种变形、变质的效果。虽然印度哲学在退溪哲学里是潜伏于“能见度”不大的最底层,但有心人是发现它的。这也是此书可以发人深思之处。这是其三。

作为一位生活在彼乡彼土的学者,此书所持观点、写作方法乃至语言风格,是有所异于此时此地的。这是必然的。这种差异倒可以使我们的学术园地增添一株奇花异草。

李秀雄先生兼任其本国敦煌学会的“总务”(即秘书长)。他为人热情,工作认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去年八

月,他曾和他本国的一批敦煌学者去西安、兰州、敦煌莫高窟、阳关等处考察。由于工作需要,我也有幸与他同往丝绸之路访古,因此而相识。他希望在中国出版此一著作,我是乐于促成其事的。这是中外相互交换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中的一件可喜的事。北京大学出版社胡双宝先生为此书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包括技术性加工。我们共同祝愿中外文化交流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九九一年元月四日灯下
写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序言》作者韦旭升现为: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
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朝鲜学研究室主任

目 录

序 言	韦旭升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资料的运用	3
第二章 朱熹诗与李退溪诗背景之比较	7
第一节 朱熹诗的背景	7
一、宋代的政治社会环境	7
二、宋代的学术思想	11
三、宋代的诗学理论	13
四、家庭身世	15
五、学问师承	20
第二节 李退溪诗的背景	22
一、李朝的政治社会环境	22
二、李朝的学术思想	23
三、李朝的诗学理论	25
四、家庭身世	27
五、学问师承	31
第三节 小 结	32
第三章 朱熹文学理论与李退溪文学理论之比较	37
第一节 朱熹的文学理论	37
一、朱熹文学理论的渊源	37
二、朱熹的文体论	42

三、朱熹的文学创作论	46
四、朱熹的文学批评论	49
第二节 李退溪的文学理论	53
一、李退溪文学理论的渊源	53
二、李退溪的文体论	56
三、李退溪的文学创作论	62
四、李退溪的文学批评论	65
第三节 小 结	69
第四章 朱熹诗与李退溪诗形式结构之比较	75
第一节 朱熹诗的形式结构	75
一、古体诗	75
(一)五古	75
(二)七古	77
二、近体诗	80
(一)五绝	80
(二)七绝	81
(三)五律	82
(四)七律	82
第二节 李退溪诗的形式结构	83
一、古体诗	84
(一)五古	84
(二)七古	86
二、近体诗	87
(一)五绝	87
(二)七绝	88
(三)五律	90
(四)七律	91

三、 时调诗	92
第三节 小 结	94
第五章 朱熹诗与李退溪诗之内容	97
第一节 朱熹诗之内容结构	97
一、 写景诗	97
(一)山水	97
(二)咏物	102
(三)田园	108
(四)题画	110
二、 抒情诗	112
(一)述怀	112
(二)琴歌	117
(三)挽歌	119
三、 叙事诗	121
(一)感事	122
(二)写实	124
四、 交游诗	125
(一)游览	126
(二)送别	129
(三)赠答	131
(四)茶酒	133
五、 说理诗	136
(一)理气	136
(二)言志	141
(三)释老	145
第二节 李退溪诗之内容结构	148
一、 写景诗	148

(一)山水	148
(二)咏物	155
(三)田园	165
(四)题画	167
二、抒情诗	169
(一)述怀	169
(二)琴歌	172
(三)挽歌	173
三、叙事诗	176
(一)感事	176
(二)写实	178
四、交游诗	180
(一)游览	180
(二)送别	182
(三)赠答	185
(四)茶酒	187
五、说理诗	190
(一)理气	190
(二)言志	194
(三)释老	196
第三节 小 结	197
第六章 朱熹诗与李退溪诗诗趣诗境之比较	205
第一节 朱熹诗的诗趣与诗境	205
一、情趣与情境	205
二、画趣与画境	208
三、理趣与理境	210
四、禅趣与禅境	213

第二节 李退溪诗的诗趣与诗境·····	215
一、情趣与情境·····	215
二、画趣与画境·····	217
三、理趣与理境·····	219
四、禅趣与禅境·····	221
第三节 小 结·····	222
第七章 朱熹诗与李退溪诗之成就与影响·····	225
第一节 朱熹诗与李退溪诗成就与贡献·····	225
第二节 朱熹诗对李退溪诗之影响·····	230
第三节 朱熹诗与李退溪诗对后代诗歌之影响·····	236
第四节 小 结·····	242
第八章 结 论·····	245
主要参考书目·····	25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中国儒学到了宋朝(960—1279),有新的开展,在道、佛思想的激荡之下,也用幽深的义理,从象数、理气、心性等方面,来肯定人生的真实价值,强调人格的尊严,发扬人文的精神,这就成为所谓“理学”。理学萌芽於宋初胡瑗、孙复、石介三位先生,发皇於周濂溪、张横渠、二程,而集大成於考亭朱熹(1130—1200),完成理气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的理气唯心哲学体系,落实於人的方面,表现为性、心、情等问题。朱熹曾说: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命犹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1]。

理显现在人的身上,就称为性,於是有所谓性即理。朱熹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2]前者指伦理观念,它构成人的“天命之性”,后者指阴阳二气,它构成人的“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为至善,气质之性则就理与气杂而言,为有善有不善。朱熹比喻说:

理如一宝珠。在圣贤,则如置在清水中,其光辉自然发现,在愚不肖者,如置于浊水中^[3]。

所以禀得气清者则为圣为贤,禀得气昏浊者则为愚为不肖。而宝珠可以重光,朱熹认为气质之性也可以变化,方法就是从

“格物致知”入手。先变化气质,以克服气质之性中不善的因素,恢复天命之性之至善,以达成圣人的境界。这种思想自南宋,历元、明、清至今,一直产生重大的影响,而研究朱子之学者,莫不以其理气唯心的思想为主。其实,朱熹除了是一位讲穷理尽性至命的义理思想家之外,他也是一位善于作诗的诗人,至今流传于世的作品有一千二百余首,而且往往以诗歌的形式阐述其思想学理,因此在文学方面也有非凡的成就。这样的文学成就,却为他在道学上绽放的光芒所掩盖,没有人去探讨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及其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实在令人惋惜。

朱熹的理学与其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朱熹曾说:“诗以导性情之正。”^[4]又说:“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5]学与诗在精神内涵上原是一派相通的。普列汉诺夫曾说:“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6]这也就是说,情与理不可分割,它们统一地作为艺术创作的起因和内容。朱熹是理学家,也是诗人,虽然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多少存在着一些矛盾,然而他的诗作却能突破理障而具有理趣,尤其是吟咏性情的那些作品,即使与宋代其他诗人比较,也无愧色,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值得探讨。

高丽王朝(918—1392)与朝鲜王朝(亦称李朝,1392—1910)的儒学,以性理之学为主流,以朱子之学为根本。朱子学传入高丽,在高丽王朝末期。安珦(1243—1306)随忠烈王到燕京,将《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传入高丽,此后,朱子学渐受学者的重视。到了朝鲜王朝初期,性理之学较注重践履与通经致用方面,到了中期,李晦斋与徐花潭,开始讨论太极论和理气论。而李退溪(1501—1570)则将重点自理气转至心性论,以四端七性,道心人心之互相开合问题为中心议题,更进一步清楚地发扬阐论,提

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学说。

李退溪一生尊信朱熹，文学思想与朱熹大致相同。他主张诗虽末技但也是根本於性情。他说：“文学岂可忽哉？学文所以正心也。”^[7]又说：“诗於学者最非紧切，然遇景值兴，不可无诗矣。”^[8]由此可知，退溪并不反对作诗，然而心能主宰，须在持敬时作诗不放，否则“诗不误人人自误”^[9]。

退溪也是理学家又兼诗人，有诗两千余首。历来研究退溪的学者，往往着重在他的文集及专著，从中推寻他的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而忽略研究这数量庞大又具文学内涵与地位的诗歌。本文的目的即在分别探讨朱、李两人的诗作，考索其文学的内涵及地位，并进一步比较两位的异同，以补苴学术研究上的缺憾。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资料的运用

朱、李二先生的诗篇数量都十分庞大，倘若没有方法是很难得其条理的。兹将本文研究的方法说明如下：其一，先探论朱、李两人的生平与思想，以了解与分析其文学思想与作品的背景及渊源，并作为研究的基础。其二，从众多的诗作中，选取适当的诗例来分析两家诗的形式结构与意象结构。其三，将他们大量的诗作加以整理归类，列举并详论两家诗的内容结构，考察其风格。其四，根据两家诗的内容及风格，探索诗人刻意经营的诗趣与诗境。最后总结说明两家诗在文学史上的成就、贡献和对后代深远的影响。

本文所据以研究的资料甚多，今举主要书目於下：

朱熹部份：

（一）朱文公文集 朱熹诗收录于其文集一至卷十，另有一小部分收录于另集七卷。朱熹诗集大致是以年代来编次，其间有

些部分有参差错乱的情形，据王鲁斋说：

先生之诗，见于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伦，哀定纷错，无以考其岁月之后先，因以验其进退之序。首卷虽先生手自删，取名《牧斋净稿》，然实少年之作也。今观《远游》一篇，已见其规抚之大，立志之坚，既有以开拓其问学之基矣。其次卷则自同安既归，受业于延平之后，时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合贯通，而寄兴于吟咏之际，亦往往推原本根，阐究微渺，一归于义理之正，尽洗诗人嘲弄轻浮之习。其《挽延平》，时年三十有四，诵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验其传河洛之心矣。《南岳唱酬》实乾道丁亥，时年三十有七。《斋居感兴》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间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义，前人累千万言而不能仿佛者，今以五言约之，此又诗之最精者，真所谓自然之奇宝。《与南康》诸篇，则己亥之后，于是年五十矣。晚年诗不多见，末卷尤不可考。最后题《写真》绝句，去易箴才一月，其任重道远之意，凜然于十四字之间。呜乎，至矣。先生道德学问，为百世宗师，平生所著述，以幸学者，不为不多，而学道者不必求之诗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片言只字，虽出于肆笔脱口之下，皆足以见其精微之蕴，正大之情。^[10]

钱穆先生也说：

原集皆以年代编次。兹所钞《远游篇》，乃晦翁十九岁所作。《写真》一绝，距其易箴仅一月。首尾宛然。其诗集不啻其年谱，惟亦间有参差。如第十卷诸诗，与乐府同帙，皆编在九卷《写真》一绝之后，知乃随后陆续所收。又如《追和陆子寿》一诗，应在两人铅山再晤时，而编入鹅湖初会之年。^[11]

虽则如二人所指有错杂情形，宝际上朱子作诗，并没有全部记录撰作的时日，年代一久，任谁恐怕都难以一一加以辨认清楚，精确系时。

(二)《朱子大全》 刘氏传经堂丛书。

(三)《朱子语类》 宋黎靖德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四)《朱子遗书》 西京清麓丛书。

退溪部份：

(一)《退溪全书》 汉城大东文化研究院，原版木刻本。

(二)《陶山全书》 汉城精神文化研究院影印本(木刻本，又称陶山书院初刊本，为宣祖三十三年刻，包括文集四十九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又有丙寅续集八卷，集中有英祖二十二年跋文，为李宗渊所编)。手抄本，又称樊南本，或称李汇溥(1809—1869)家塾本，七十余册，较木刻本多了“遗集”。

笔者凡所撰论，恐多疏漏，尚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注 释

[1]《朱子遗书·中庸章句》。

[2]《朱子语类》卷六十。

[3]同上，卷十七。

[4]《朱子文集》卷七十八。

[5]朱熹《诗集传》序。

[6]《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台北，木铎出版社，1981，第47页。

[7]《退溪全书》册四，《退溪言行录》卷六。

[8]《退溪全书》册四，《言行录》卷五，《类编》。

[9]《退溪全书》册一，卷三，《和子中闲居》诗。

[10]王柏，《鲁斋集》卷五，《朱子诗选》跋。

[11]钱穆，《理学六家诗钞》序。